穿衣戴帽之事

□王永青

俗话说，“穿衣戴帽，各人所好。”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时，人们的世俗观念仍然比较落后，“穿衣戴帽”可不是什么“各人所好”，要合乎世俗的眼光才行，否则的话则是“寸步难行”。

1983年秋天，我在县里第二职业中学读书时，正赶上台湾校园歌曲流行，像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陇上行》《乡间的小路》等。课间我们学生总是喜欢哼哼两声。然而，最打动我们的还是时髦的服装式样。有一天课间，化学老师和我们说，老校长的女儿在大城市里工作，买了一双时髦的高跟鞋，老校长不让她穿，可是她非要穿，老校长生气了就用菜刀把鞋跟剁下来了一截。看着“残废”的新皮鞋，老校长的女儿哭得梨花带雨，饭也没有吃，一双新皮鞋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。当时，这个事情“一传十、十传百”，全校师生都知道了。

第二年暑假回家，二姐问父母要钱买衣服。原来，她们一群女孩子偷偷商议着一起去买裙子。有在国营单位工作的大哥家的女儿，有家里条件比较好的邻家大叔的女儿，还有前街柳家大爷爷的女儿等。那时我们村里还没有穿裙子的，也没有买裙子的。她们四五个女孩子买来了裙子，但她们的父母都不让她们穿。她们买裙子这件事就像是“用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”一样，在上了年纪的人眼里就是大逆不道、伤风败俗。

有一天中午在村西头的老槐树下，一群上了年纪的人在议论女孩子买裙子这件事情。有的人说：“看把她们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、叫什么了，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”另一个人火上浇油地说：“露腿露胳膊的，穿什么穿！不够丢人现眼的。”

还有一个伯伯的女儿想去烫发，那个伯伯像对敌人一样，说：“她还想去烫头？我和她说了，烫了头就不用再进这个家门了，爱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我也权当没有养她这么个闺女。”

一个人附和着说：“可不是，烫头烫个‘四不像’。”还有一个人一边比划一边说：“要是咱们这些大老爷们穿着白袜子挽着裤腿，在村里，前脚走后脚就会有人说，‘你看看，什么时候他的病又犯了，应该去精神病医院了’。”

那年夏天，二姐和村里的那些女孩子到底也没有胆量穿裙子，那个伯伯家的女儿也没有胆量去烫发。

198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个演员穿着暗红色的西装上衣，十分得体。后来我去镇里百货商店也买了同样的布，想做一件西装，结果被父母骂惨了个。最后西装没有做成，父母把那块布给二姐做衣服穿了。

斗转星移，时光荏苒。30多年过去了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人们穿衣戴帽也越来越时尚了，真正实现了“穿衣戴帽，各人所好”。

想一想以前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我不免有些忍俊不禁。现在的孩子听了这样的故事，是不是也会有些哑然失笑呢？

泰安擂鼓石大街的由来

□姜广富

走在泰城的大街上，你会发现很多街道都有着有趣的名字。每一条街道的背后，都有着悠久而古老的历史故事，这些街道都见证了这座山城的发展与辉煌。

泰城北部有条街叫擂鼓石大街，这条街和擂鼓石有何联系？石头和路怎么扯到一块了呢？此事要追溯到西汉末年，由于国戚王莽篡权，社会矛盾激化，苛政猛于虎，贪官污吏压榨下的百姓难以活命。莒县人樊崇，联合一些年轻力壮的农民，于公元18年在家乡举行起义，打开官府粮仓，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，得到了百姓们的积极响应，很多人志愿加入起义军。

赤眉军后来转战到泰安一带，并依托泰山山脉为根据地，与官府对抗，多次打败围剿的官兵，几年的时间，赤眉军迅速发展到几万人。

为防止官兵突袭，樊崇在蒿里山、天然巨石处都设置了哨兵，一旦发现敌情，蒿里山上的哨兵就能看到并立即吹响号角。泰城巨石上的哨兵，一听到号角声便擂响战鼓，山中的赤眉军听到鼓声就立即做好战斗准备，倚仗天然地形等待杀敌。

放哨擂鼓处的天然巨石，高约4米，占地面积20多平方米，4个角有柱眼。柱眼是哨兵用来搭棚子插放木柱的。由于这里的百姓都知道巨石是赤眉军擂鼓的哨所，形状又像一面大鼓，后来便把巨石叫作擂鼓石。

1968年，泰安成立机床维修站，巨石被石匠破解成了建筑材料。从此，横亘在路边的巨石便没了踪影。

后来，泰安市政府在泰城开创了一条新路。西起市政府，向东横跨科山路、傲徠峰路、龙潭路，到了普照桥拐向南行。这条路由于从当年的擂鼓石边上穿过，便被称为擂鼓石大街。

2019年，泰安市委市政府攻坚克难，打通了擂鼓石大街自普照寺路向东的路段。擂鼓石大街延长1.9公里，和虎山东路连接，大大方便了居民出行。

擂鼓石大街修通后，泰安市政府在原擂鼓石遗址的南侧，放置了一块大石头，上刻“擂鼓石”三个红色大字，并设置了围栏。虽然放置的石头的比原巨石小了许多，但这也算是泰城人对擂鼓石的一种怀念吧。

会笑的墙壁

□白春玲

我在茶室独自喝茶，突然看到公路对过的墙壁前有两个人：一人用长铲清理墙面，一人用喷漆枪美化墙面。仅仅几分钟，墙壁换了新颜！

旧墙面丑不忍睹，如果墙壁有生命的话，我真想对它说：“知道吗？现在早已不是原先的房村乡、房村公社了。”

记得房村公社的时候，脚下是一片荒芜的沙丘，沙丘上有一条羊肠小道。小道从房村弯弯曲曲通往金庄村。金庄村里住着梳着长辫子的还没有过门的二婶。如果二叔没有出事的话，我和妹妹就不用抬着罐装的花生油经常往金庄跑了。还记得，母亲让我们给二婶送过一块漂亮的花布，我和妹妹像两个可爱的小使者传递着两个家庭的信任和关爱，直到二叔回来，把二婶娶过门。

那时的油和花布都很金贵，那时的人过得都是穷日子，母亲为了接济二婶家常常节衣缩食。那时的公社大院里，几排公房里面住的全是公社干部。

公社大院里有让我热爱的东西，那是两棵芙蓉树。当芙蓉花开的时候，我会去公社大院里看花。芙蓉树的树干是粗的，我常常抱住它，昂头看空中那些粉红色的花朵儿。一束束花朵儿要飞起来似的，欢天喜地地荡漾在我的眼中，像美丽的梦境，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飘荡。那粉红的花，绿色的叶，在这片荒芜的沙丘里，成了我记忆里最美好的向往。

再后来，沙丘上建起了粮所、卫生院、绣花厂、面粉厂、服装加工厂、二十一中学等。你，作为乡蚕茧站这个单位里的一面墙壁，我一来这儿建房，咱就成了邻居。你看，我们每天一睁开眼睛，就能够彼此瞧见。你是知道的，你不属于我，你只能每天眼巴巴看我打扫家里的卫生。而你的脚下，往往堆着垃圾，身上也被各种各样的广告涂得乱七八糟。不过，现在你的周围先是被清理干净，然后被绿化；而你，先是被粉刷，然后被描绘。转眼之间，你就变成了漂亮而有朝气的“青年”。相约来个合影吧？我梦见你的笑，像极了我梦中飞翔着的俊丽的芙蓉花。